

文 史 资 料

第四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目 录

人 物 春 秋	难忘的岁月 ——在蒙民十一支队的战斗片断 毕庆龙 (1) 回忆在阜新工作时期 ……………林沛然自述 朱凤生 整理 (10) 老战士的回忆和思考 ——访刘异云同志……………潘志旻 (13) 忆阜新的解放 ——访刘化东同志……………暴风雨 (15) 他们为解放阜新贡献了青春 ——访张昌 刘霞夫妇……………权生 志旻 (19) 回忆我的老首长李跃同志……………石云生 (22)
末代王子——云丹桑布在日本	……………王世民回忆 包振东 整理 (24)
解 放 战 争 史 略	访问张智魁同志……………石 忠 (30) 德格德麦营子战斗 德山供稿 苏立贤 整理 (40) 谈谈蒙民大队成立前后的有关情况 ……………骆长胜口述 苏立贤 整理 (45) 回忆在阜新地区战斗情况……………陈炎清 (49) 回忆伊玛图战斗……………高有华 (53) 务欢池攻坚战……………战列编 (56)
国民党军在西苍土村犯下的几起罪恶史实……………贺荣刚 (59)	

英 烈 传	记丰功于永恒	
	——缅怀吕明仁同志·····金拔 陈浩 孙匀 (62)	
	地委书记与人民音乐家·····李永春 (72)	
	征程迢迢赤子心	
	——访吕明仁烈士的妻子丁修·····抒 华 (77)	
传	金子明传略·····陈国华 (81)	
	怒虎事件始末·····关正久 (86)	
十字街轶事·····王 哲 (97)		
地 方 史 略	清·养息牧场始末·····刘宪国 (103)	
	祖国光复前的阜新县城·····刘宪国 (105)	
	民国和伪满初期阜新县全县户数、人口数	
	·····张守三 朱凤生 (124)	
	伪满泡子铁路自警村	
	——日本开拓团的一个移民点·····张守三 (127)	
	阿金车站史略·····刘廷顺 张立世 (129)	
	从义兴和到合营百货	
民 族 文 化 史	·····王奎武口述 贺荣刚 整理 (131)	
	老鹰山下寻路人	
	——记白玉都村的党员干部·····李忠民 (135)	
	绚丽多彩的蒙古族文化·····王宝成 刘 扬 (148)	
民 族 文 化 史	蒙古剧浅谈·····白音 晓汀 (150)	
	上默特左翼旗蒙古族的生活概述·····张守三 (153)	
	回族的三大节日·····王 哲 (158)	
	“勿不格得呼拉尔”是个民间组织形式	
	·····韩国权 (161)	
“皇帝”梦		
——中庸道道首初俊铎的罪恶史·····王 哲 (163)		

人 物 专 访	一个志愿担架员 ——访抗美援朝一等功臣宁儒贤王 哲 (171) 在敌人心脏里战斗 ——记大巴地区我党地下联络站站长高克明丁振阳 (184) 建国前瑞应寺喇嘛的生活 ——访雍和宫喇嘛宫高加尼格尔加卜王淑云 (187) 驱赶“瘟神”的人 ——记县卫生防疫站医师初景奎刘文祥 吴清海 (193)
晚清·民国时期县内从事慈善事业的人 张守三 整理 (197)	
名 胜 古 迹	军粮城与广宁后屯卫.....奎阁 刘扬 (199) 阜新古塔知多少.....方 古 (201)
哈拉户稍天主教堂简介.....韩国权 刘宪国 (203)	
考 古 选	关山辽墓.....刘 扬 (206) 白玉都辽墓.....袁海波 (208) 辽·晋国夫人《墓志铭》.....刘 扬 (212)
张汤的离和.....张显臣口述 马世龙 整理 (213)	
民 间 传 说	瑞应寺的僇斋锅传说根登扎布口述 韩国权 整理 (216) “吕家刀”小传.....苏立民 (218)

难忘的岁月

在蒙民十一支队的战斗片断

毕庆龙

接受任务

一九四六年八、九月间，驻贝子府的二十一军分区进行整编。司令员是欧阳稼祥。当时的局势很不利于我军，贝子府受到威胁。当时正是国民党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向东北大举进攻的危急的时刻。北票、朝阳两地国民党增加了大量兵力。军分区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更好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准备反攻。分区决定司令部转移到下洼子，转移前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扩编。加强对地方部队的领导，增加兵源，开辟新区，壮大蒙民部队，充实蒙民十一支队的领导，保卫地方政府和配合好“土改”。

八月中旬，组织上把我从独立团调到贝子府。休息月余，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长刘发春找我谈话，说是要派我到蒙民十一支队二中队任指导员。接受这项任务，我有些迟疑。原因之一是不懂蒙族语言；第二是不了解蒙族习惯；第三是当时蒙汉之间有隔阂，怕难以搞好部队团结和开展好工作。但这是命令，我还是高高兴兴地接受了。

十一支队穷苦的贫下中牧和受压迫的下层喇嘛占多数。多数是蒙族人，汉族人不多，有伪满军人，也有地富子弟。这是一支新部队，能否巩固和扩大，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贯彻好党的民族政策，立足于帮助蒙民自治，搞好蒙汉团结。当时我明确了任务，满腔热忱地投入了战斗。

扩编部队

蒙民十一支队队长是杨居禄，政委乌兰。我们到十一支队以后，主要任务是扩大部队，支队驻地在深京，支队有二十人左右，两个中队（连）：骑兵为一中队，有八十人左右；步兵为二中队，有三十人左右，全支队不超过一百三十人。武器除一中队有一挺轻机枪外，都是步枪，其中有许多不能使用，弹药也非常缺乏。

我到二中队三个月，乌兰同志同军分区一起转移到下洼去了。以后，来了政委晓枫，政治处主任肖祥瑞。部队活动在奇金台、喇嘛寺、佛寺、王府一带。我们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增强了蒙汉人民的团结，广大蒙民的政治觉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通过几个月的工作，广大蒙族贫下中牧，还有部分下层喇嘛积极应征入伍。这时骑兵一中队指导员邢国华被调回军分区，我接任了骑兵一中队的指导员兼中队长。二中队指导员由乌勒吉担任。我们除了扩大部队以外，还要收缴一些地主武装的枪支。如：在王府河东姓王的蒙族地主大院收缴枪十三条，土地改革前，在那一带收的枪，大小三百多支，子弹三千余发，大麻籽二百多担，骡马五十余匹。武器质量有了提高，弹药、战马也得到了补充。

此时，我们活动在东梁、伊玛图、清河门、哈拉户稍、拉拉屯、沙海、韩家店、稍户营子、羊圈子、元宝洼、大板一带。这时的支队人数已扩大到二百五六十人；骑兵中队一百二十多人；步兵中队一百多人；支队部通讯班四、五十人。具备了消灭小股土匪的条件。

收编土匪

一九四七年二月份，我们骑兵中队驻在佛寺的水泉。突然来了一位蒙族老大爷，捎来一封信。信皮上写着：“蒙民十一支队骑兵队长毕庆龙阁下台鉴”。信的大意是这样的：毕队长台鉴卑职二人愿带领全体兄弟归顺共产党八路军，为蒙族自治效力，万望队长阁下驾临卑舍商谈此事，绝无虚心假意，并确保队长来去安全，敬

是，切望……。落款是：铁柱、郎卜。这二人是土匪司令、副司令。我那时只有二十三岁，这两个匪首一个七十三岁，一个四十三岁，多年为匪，真可谓老奸巨猾。该不该去谈判，没有领导在我跟前出主意，另外向支队部汇报，时间又紧，我便找来党支部成员商量。我说：“老铁、老郎是蒙族，你们也是蒙族，你们对他有什么了解吗？大家看该不该去谈”。

结果，大伙都说这两个家伙心毒手狠，万万不能去。只有文书戴福兴同意去，但理由也不充分。最后，我自己拿定了主意，“去谈”。可是我当时有些个人英雄主义，并有个唯心的念头。

我想，古时两军交战就不杀使者，他们杀了我不算英雄。他们不过是土匪，我是革命军人，哪有怕他的道理？退堂不去，丢人！另外，说不定他们要利用共产党找出路，我就来它个将计就计。

我了解到，当时公开投降国民党的有个黑塔，是土匪，与铁、郎二人交往密切；佛寺反动的二喇嘛也与铁、郎二人有来往；再者共产党的十一支队也活动在这一带。老铁老郎一伙是此地人，如果在外地，士兵恋家，难以巩固，只好回家立脚，要能立稳脚根，必须争取三方面的容许。因此大有谈成的可能。

经过这样的分析，我的主意拿定了，并做了最坏的打算。选了十个作战勇敢，对革命事业忠诚的战士。我带上三号驳克枪，又暗带两枚手榴弹，把弦由衣内穿洞拉入上衣下兜里，一旦发生不测，就与敌人同归于尽。十个战士也都选了好枪，带足子弹。

出发前，我召集了排干部会，宣布一排排长张有代理我的职务，按兵不动。如听到满都户土匪方向枪响，赶快撤到司令部汇报，万不可能去接应我。因为土匪数量多，并且老土匪们枪打得准，武器质量又好，子弹充足，都是当地人；而我们恰好相反，弄不好，要吃亏。

匪巢在满都户。我们一进满都户山口，土匪副官贺子章一人打着白旗，骑马前来报告：“队长阁下，我们铁司令请队长到敖里营子会谈。”我一楞：怎么改了地点？搞什么鬼，看我胆量吗？我毫不在乎的大声说：“你尽管前边带路！”

到了敖里营子，见到两个匪首，对我客气一番。老铁是个大个子，足有一米八；老郎又粗又胖，个子不高。他们陪我们进一个黑大门院子，只见院中四、五十土匪全付武装，有冲锋枪，有端刺刀的，也有短枪，个个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刚一进门，只听一声令下，土匪全用旧式举枪礼把我们迎进大门。土匪只让我带一人进上房，我领上戴福兴做翻译。

老铁、老郎客气地让我上炕，又让喝茶。我鞋也没脱，便上炕坐下，老铁坐在我右边，老郎在左边，还有戴福兴，屋里只有这四个人。

土匪先开口说：“归顺没大问题了，只有几个事不明白，请您当面指教。”

我给他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告诉他们有问题尽管提。

土匪提了五条：“第一，归顺后，我部队保持原两个连的建制；第二，部队只活动在家乡一带；第三，可给我们派党代表，但要隶属于我们领导；第四，百姓枪支不缴，留用看家守院；第五，地方政府有关军粮、军鞋纳缴，我们绝不拖抗。”

听了这五条，看来他们投降确有诚意，但三、四两件是原则问题不能让步。

我答复说：“第一条我同意。第二条就要看情况需要，如有特急任务，就要服从命令。而第三条派党代表不能由你领导。党员要由党领导，你们只有建议权。第四，百姓枪支必须收缴，以后建立民兵组织，枪弹分配再做商量。

第五条你们要明白：“我们是来扶助蒙民自治的不压迫剥削少数民族。”

听了我的答复，他们有些不高兴，但仍留我吃饭，我谢绝了。告诉他们以五天为限，如同意可达成协议，否则，还是敌我双方。我留下戴福兴做联络员。土匪把我们送出大门，我嘱咐戴福兴有关注意的问题，便回到了水泉。

吃过晚饭，为防万一我决定部队马上转移。这时来了匪一连连

长前德门，后面跟着十几个骑兵。进门报告说：“队长阁下，你们今晚如若在水泉住宿，为了避免发生误会，咱们定下个口令怎样？”

“可以，口令就定‘协议’”我果断地回答他。

他走后，我马上找来几个排长，命令张有：一排做一级战斗准备，如发现敌人打进来，阻击一下就撤退。我便带着骑兵支队走出了四十里以外，占领了大五家子的胳膊肘村。那里三面环山，一面是山口，地形很好。

第二天，一排转回后，又在驻地二十里外的红帽子山头布置下岗哨。

第四天下午，戴福兴回来了。报告说：“土匪接受了四个条件，只有百姓缴枪一条不同意。”

我向：“你答应了吗？”

“没有，我是回来请示的”。他认真地说。

我告诉他：“让他们认清形势，多考虑蒙民利益。五个条件，如有一个不同意，还是敌我双方。”

第五天下午，岗哨回来报告：匪一连连长前德门领十余名骑兵，一辆胶轮大车，载着枪支弹药来了。我立即布置好埋伏。

半小时以后，戴福兴和土匪十几个人到了。匪连长说：现将民间枪支弹药送到。我把他让进屋里，其余十几个匪兵安排在另一个院里，并派人清点物资。共一百五十条枪，千余发子弹。

我想：昨天下午，他们还犹豫，今天东西送来了，能是真心吗？可后边再没有匪兵了。我对匪连长说：“告诉你们司令，在原地待命。胶车我暂借用，用完还回。”

他满口答应。吃了饭，他们走了。随后，我立即派二排长伊凤礼连夜把车赶到军分区，向领导汇报全部情况。

我没有暴露部队，等待分区指示。

过了四、五天，支队杨队长、晓枫政委带着骑兵排来到我中队。对我首先做了鼓励，接着好一顿批评：“你这个小鬼，天不怕地不怕。你知道这是一伙什么性质的土匪！他们过去是跟着蒙奸德

王李守信的政治土匪。你去谈判离开部队，是严重的失职。军分区欧阳司令也让我们好好地批评你。”

我只好认错，请求指示。

接着，上级派来了红军的骑兵团，共四个连。团长孙喜浩。司令员指示我：你这个连和支队就在骑兵团领导下。你们驻扎的村子不能让土匪知道；骑兵团在附近活动，也不让土匪摸着底细。后来我才理解：派来骑兵团的目的是监视土匪行动，待机消灭这股土匪，同时也是来保护我们支队的。

三月份老铁、老郎归降后，改编为支队的二、三连，我中队为第一连。以后直到五月份，又有三股土匪归降我军：有蒙匪韩福玉、汉匪翟德胜、“起子”。我们部队活动的阜新西北和黑城子一带土匪的作乱消除了，土地改革顺利进行。

消灭土匪

匪首老郎归降后做了两件好事：第一是把以汉人“起子”为首的匪伙十多人消灭了。“起子”归降，迫于形势，不是真心。因此，降后反悔，寻机继续为匪。为免后患，部队决定消灭之。这任务就交给老郎带一个排完成。

那是四七年五月，我们驻在衙门。老郎是在小衙门村一个场院上趁部队“集结待命之机”把“起子”一伙包围消灭的。结果，只跑掉受伤的“起子”一人，其他统统被打死。老郎一再抱歉，请求谅解。

战斗一结束，黄永德同志就到了。我们见面后，我回到衙门，找到支队长杨居禄，汇报说：“起子”被干掉了。还建议也把翟德胜干掉。此时的翟德胜很惊慌。

我说：“翟德胜也是土匪作恶多端，不能留他。”

杨队长连连反对：“不行，不行，‘起子’是很反动的，而翟德胜很老实。”

肖祥瑞也同意我的意见，但最后还是听从了杨队长的意见。

虽然杨队长和肖主任向翟德胜宣传革命道理，开导他，启发

他，可这个老奸巨猾的顽固家伙，还是在当天夜里带着人马跑了。

老郎做的第二件好事就是打汤头的梁甲长。东汤头是清河门梁甲长的老家，梁甲长名叫梁省三，是清河门还乡团的头子。他有个算卦的军师，算了算说：“佛寺一百里以内没有八路军”。因此梁省三带着他的兵马回到东汤头老家住下来。

听到这消息，我们支队从王府连夜远距离行军到佛寺，与县大队和区小队研究如何打下这个东汤头。商量结果意见不统一，区小队长说，打梁甲长要有充分准备，不能轻举妄动。我和肖祥瑞代着骑兵连在东汤头沙河滩等候了一夜，等到拂晓，我让老郎领三十人上东汤头村后的山岗上，用武力冲击敌人。老郎他们上了山敌人也未发觉。几十支步枪同时打到汤头村子当中，二、三十分钟不见敌人的动静。

我正怀疑梁甲长是否真在此地时，突然从汤头村里冲出一群敌兵，有好几十骑兵人马。有的没帽子，有的光膀子。敌人真狡猾，他们听到枪声，没有盲目还击，沉了半天摸清情况才往外逃。我立即命令：“下马，追”可是我们人困马乏没能追上。虽说伤了他们的人，但没掉下马来，只是扔下七支步枪，一百多发子弹。

那一次，敌人虽未遇到歼灭性打击，但对他们的震动很大，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们驻在塔子山，骑兵团驻在来住营子。我们接到冀察热辽大军区司令员肖克的命令：以骑兵团为主，消灭老铁、老郎这股土匪。已查明该匪长期跟随蒙奸德王李守信，有罪恶，是政治土匪。他们降共是求得暂存，暗地却勾结国民党及反动的上层喇嘛，待机里应外合，消灭十一支队。这是个隐患，必须尽快消灭掉。这是一次秘密军事行动，骑兵中队只有我一人知道真情。

当时的作战形势是这样的：来住营子有个沙河滩，沙河滩三面环山，一面是来住营子村。大空场面积足有十几垧地那样大。没进入口之前，部队在塔子山集合，老铁似乎有什么察觉，问：“支队长和政委到哪去了？”“到前面来住营子开会去了，可能有新任

务。”我若无其事地告诉他。随后肖主任领老铁、老郎也到指挥部“开会”去了。这是调虎离山。

我命令十一支队步兵由乌勒吉率领转移。此时沙河滩两侧山上埋伏着骑兵团一连、二连、三连、四连也在沙河滩西南、东北角分别假装集合待命，形成一个包围圈。

我骑着马走在前边，接着是土匪骑兵二百名，我中队骑兵二百名的队伍，来到来住营子山口。骑兵团陈副团长说：“老毕，两次号动手。”并明确了我的任务就是把敌人带入包围圈。

我们来到埋伏圈内刚下马，就听到第一次号响。我一看，四百人的骑兵队伍阵线老长，赶紧集合。让降匪的排头与我们的排尾相接，我就在两个队伍中间的相接处。我此时心情很紧张，但表面仍很沉着，骑兵团二连连长说：“老毕，你们唱支蒙古歌，我们听听好不好！”我知道，他这是想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到这边来。于是，我就起了头，我打拍子的右手刚举起来，第二次响起号声。瞬间，骑兵团二连、四连突然包抄过来，端着枪向降匪大喊，“缴枪不杀！”顿时降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敌一连连长前德门惊慌地向我说：“我有妻室儿女，我有家呀，我如真的缴枪，能让我活命吗？”

“只要你缴枪，你的安全我负责。”我又面向降匪大声说：“你们都放下武器，不准抵抗，愿意回家可以，不愿回家就参军。谁不老实，没你的好！”

这时，骑兵团的喊声停下了。我突然发现匪二连连长大木林加布的二号驳壳枪向我瞄准，我一低头，帽子被打飞了。我挥起“快慢机”手枪，随后还过去。几乎在这同时，骑兵团山下山上同时向土匪开了火，我打了半梭子子弹后，撤到四十米以外的一个土坎下，抄过机枪，就着土坎地势向土匪猛扫。

从枪响到战斗结束，整四十分钟，打得整个沙滩硝烟弥漫，人叫马嘶，乱成一片。土匪伤得很惨，有腿部、下腹挂了彩，有的抱着流血的脑袋、肚子乱叫，有的枕着石头呻吟哀号。

整个战斗结果：近二百名敌人除十七人无伤被俘，副官贺子章

逃跑外，全部消灭。缴获长短枪一百支，子弹三千余发，战马近百匹。我连牺牲一人、伤一人；骑兵团伤亡二十余人。老铁、老郎在指挥部被下了枪。因老郎做过两件好事，被释放了。老铁等几个匪首押往军分区处理。

消灭土匪，有力地配合了土地改革工作；“土改”工作的深入更深刻地教育了战士。他们分到房子、土地，革命的信念更坚定了。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成长锻炼，觉悟不断提高，认识到上层喇嘛本质上是统治蒙民的封建势力。广大贫下中牧坚信共产党，跟共产党走，走蒙古自治的道路，踊跃参军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支队的兵力在佛寺一带扩大到五、六百人，人人为解放阜新全境磨拳擦掌。由于形势的需要，在十一支队的基础上，组建了四十七团。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国民党在整个局势的威逼之下，放弃阜新从海州南逃。他们撤退时，由于没有摸清阻击他们的八路军人数，因此相当迟缓。到了清河门以后，见没有部队的阻击，便快速南逃，狼狈得很。据我所知，八路军追击时俘虏敌军三百多人。我部队追击到义县待命。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日，我们团高开义县挺进承德，任务是打增援，阻击国民党十三军增援锦州。这是辽沈战役的一部分。



回忆在阜新工作时期

林沛然自述

朱凤生 整理

回忆在阜新的一段工作，迄今已四十个春秋出头了，有些事情记不清了。日本侵略者投降不久，于一九四五年九月末十月初，我随晋察冀派接收东北干部团到阜新来的。到这一看，苏联红军正在县城。当时，社会秩序挺乱，还有个所谓“中央八路挺进军”自称是共产党的队伍，也驻在城里。他们的所做所为，极其不得人心，但是经叶舟和于宝琪同志（原来他二人是‘特殊工人’）已把他们给瓦解了。

那时阜新县归锦州地委管辖。当时阜新县有个工委是锦州地委派来的。我到阜新县来主要任务是：组建县委，整顿县政府领导班子，深入农村搞“减租减息”，向地主老财搞清算运动。没来阜新之前，这里已经有了县政府，但没有党组织，（即没有县委）。政府班子是叶舟同志组建的，因为他曾当过矿上特殊工人，了解阜新的情况。“八·一五”祖国光复后，矿

上的工人解散，特殊工人立刻都武装起来，有的留在矿上维持秩序，保护财产；有的在于宝琪的带领下进驻阜新县城，协助叶舟接收敌伪物资，组建阜新县政府。我们来阜后，对已建起来的县政府，只是加以整顿完善，主要是新建县委。当时我任县委第一书记；组织部长是刘振兴（后调走，换陈玉云）；宣传部长：罗林；县长：刘哲生；副县长张秉年和叶舟同志。公安局长王玉福；县农会主任齐铁山。同时县里还成立了县大队，是我们唯一的一支县级武装。大队长：董国军（后在我军北撤时，该人叛变投敌了）副大队长：李质斌。当初县大队共有七百多人，是一哄而起的。同时还有个县支队，副支队长：姜胜蛟（他在阜呆的时间较长）。部队的装备却不太好，因为是从日伪军那里接收过来的，都是一些“三八大盖”，“七九”等是笨重落后的武器。当时阜新县还有个六地委，书记吕明仁，专员聶品。县政府设在“万学会”。同一个时期

还有个市政府，市长马如飞，办公地点设在县城东门里。

那时，虽然有了政权机构，也有了党组织的领导，但一切工作未能就绪。主要是来自于社会上的影响，因为刚光复不久，局势尚未稳定，苏联红军军纪散乱，有的在城里乱串民宅，惹是生非群众很有意见；日本人有的觅隙隐避起来；有的到处寻朋找友，以沫相濡散乱无章。因此，政府还得忙着集中战败日人以备善后处理。从政府的成员来看，里面除我党派来的干部外有不少是伪满政府里的公务人员，思想陈旧腐败，还是老一套……，所以工作基本没有秩序，整天应付形势，准备打仗。当时货币流通也很乱套，既花八路军带来的“流通券”，也花日伪时期留下来的纸币。那时农村的土匪闹的也挺凶，横行一世，群众无法安生。因此，还有剿匪任务。到一九四五年的十一月份，形势就好转了，由黄克诚领导的新四军出关来阜，住在县城内外和附近农村。党政工作开始就绪，逐渐进入了正规化。然而，时间并不太长，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党中央下达通知：指令人民革命武装“让开城市、深入农村，打游击”和进行“减租减息”。因此，人民政府和武装部队，开始北移。于同年末，国民党军出关向阜新进犯，待到东梁一带时，八路军党政人员已完全撤出县城，县委是在最后撤出的。当时撤到旧庙，福兴地一带。地委住在后新邱，撤退时没受任何损失，在后方抓紧还把自己的武装队伍进行了全面整顿，把部份人员交给了39师，（新四军）纯洁了地方武装组织。一九四六年初，县城完全被国民党占领。敌人在城里横行乱串，不得人心，群众说他们是：“官胡子”和土匪没有什么两样。我们虽然远离县城，但经常南移，频繁地活动在县城附近的村屯。八路军的便衣也经常自由出入阜新县城，三天两头就跟守城的国民党兵打一仗。城里城外，跟他们周旋，叫县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饭吃不下，觉睡不宁，搞的敌人惊恐不安。他们虽然占领了城市和部分农村集镇，但农村的五分之四地盘都在我们手里。就是名义上所谓的国统区的村、屯、集、镇，也常常遭我游击队的袭击。把国民党吓的，站不住脚，惶惶不可终日。

一九四六年四月末，党中央指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跟

国民党展开长期斗争，在农村主要搞减租减息。同年六月末，阜彰两县合并，成立了联合政府，刘异云任县委书记。我从此就调到辽北省去了。



老战士的回忆和思考

——访刘异云同志

潘志罡

军事有价值的地方，往往不是引人注目的繁华城市。东南接沈阳、西南通锦州的阜彰地区也如此。就说彰武吧，解放战争时敌我双方在这里四进四出，直到一九四八年冬我军才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收复这块土地。一九八四年秋我有幸访问了几乎与这段斗争历史共始终的一位老同志。他就是当年曾任彰武县委书记、阜彰县委书记的中共辽宁省顾问委员会常委刘异云同志。

刘异云同志略显消瘦，但精神充沛，目光清朗，谈锋很健，眉宇间沉毅与俊逸并蕴，全然不似年逾花甲之人。

在回忆当年坚持阜彰地区游击斗争的情景时，刘异云同志说：当时的县委所以能比较好地完成了省、地委交给的任务，很重要的一条是从阜彰地区的实际出发，积极、主动、创造性执行党的政策。简单说，就是当时我们在省、地委领导下，执行了与中心区不一样的政策。阜彰地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汉蒙杂居。我们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搞大汉族主义，对汉蒙人民群众一视同仁，相信和依靠汉蒙人民群众。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也为了更好地团结蒙族人民群众，我们于一九四六年三月成立了阜彰吐苏联合政府，组建了蒙民大队，后来又建立了蒙古族青年团。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一点很突出，就是相信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大胆使用他们。这些人反蒋坚决，爱国心强，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文武双全之士不少。他们参加革命后，在党的教育下，经过锻炼，成长很快。有些人不久就担任了领导职务，有当旗长的，有当大队长的，有当连长、指导员的。包忠爱同志就是一个。他参加革命不长时间就当了